仲景傷寒補亡論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四

河南郭雍譔次

六經統論二十二問　太陽經證治上九十五條

六經統論二十二問

問曰傷寒三陽受病傳經何如素問三十一篇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强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未入於藏可

汗而已

問曰三陰受病傳經如何素問曰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

問曰三陰可下何如仲景曰三陰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問曰汗下繫乎經或繫之日何也雍曰日猶經也大抵受病皆有常變其經與日不相應者則變也循常

則易治旣變則難通然變當從證常可從日故素問又曰若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此言常道也

問曰經言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何也雍曰六七日傳經皆偏陰陽俱受病已故重者死也素問曰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是也故經又言治之法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如是則五藏不通則死通其藏脈則病衰也

問曰經言其愈皆以十日已上者何也雍曰此謂傷

寒循常無變者故素問曰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此所以愈者皆十日以上也（仲景十一日渴止下無不滿十二日大氣皆去下有病人精神爽慧也）

問曰十二日以上不愈者何也仲景曰若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

當依後壞病證而治之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成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爲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溫氣變爲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爲溫病脈之變證方治如說龐氏溫疫作溫瘧爲當

問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王氏曰巨大也何也素問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皆有所屬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又評熱論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也

問曰兩感於寒者何如素問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

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問曰素問又言三日乃死何也雍曰即前所謂六日死也何以言之兩感之病陰陽表裏兩經俱傳至三日則六經陰陽已傳盡水漿不入口不知人是時五藏已盡傷六府已不通榮衛已不仁如是之後三日

乃死帝疑之故再舉問歧伯謂是時陽明之氣獨未盡故又三日而後死是以其言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夫不知人者則兩感陰陽俱傳三日之證也陽明爲諸經之長其血氣盛所以滋養諸經其血氣已散入諸經者各隨其經絕矣其在陽明未散入諸經者又須三日而後乃盡以是知六日者三日傳陰陽諸經又三日陽明之氣方盡是爲六日而世之讀經者以六日爲陰陽再傳經而死若陰陽尚能再傳則不死

矣其曰三日死者又別爲陽明氣血隨邪而盡之說與六日不相通其誤甚矣

問曰傷寒獨傳足陰陽六經何也孫真人云人有五藏心肺二藏經絡所起在手十指肝腎與脾三藏經絡所起在足十指夫風毒之氣皆起於地地之寒暑風濕皆作蒸氣足常履之所以中人必中於足雍曰此孫真人感風毒之論傷寒之感亦無以異也

問曰傷寒三陽受病傳不傳可見否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

急者爲傳也又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問曰三陰經傳不傳可見否仲景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不受邪則不傳矣

問曰六經於藏府何屬也雍曰足太陽膀胱經也足陽明胃經也足少陽膽經也此三府者皆爲陽也足太陰脾之經也足少陰腎之經也足厥陰肝之經也此三藏皆爲陰也陽爲表陰爲裏故足太陽與足少

陰爲表裏腎與膀胱也足陽明與足太陰爲表裏脾與胃也足少陽與足厥陰爲表裏肝與膽也

問曰願聞六經之所起雍曰本於靈樞之言不可遽詳也朱氏活人書可見其略云足太陽膀胱起於目內眥上頭連於風府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爲經太陽之經爲諸陽主氣或中寒邪必發熱而惡寒緣頭項腰脊足太陽經所過處今頭項痛腰脊强身體疼其尺寸脈俱浮者故知太陽經受病此其大略也

問曰陽明經何如朱氏曰足陽明胃之經從鼻起俠於鼻絡於目下咽分爲四道并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腹綱維於身蓋諸陽在表陽明主肌肉絡於鼻故病人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其脈尺寸俱長者故知陽明經受病

問曰少陽經何如朱氏曰足少陽膽之經起目外眥（外當作銳）絡於耳分爲四道下缺盆循於脇并正別脈六道上下主經營百節流氣三部故病人胸脇痛而耳聾或口苦咽乾或往來寒熱而嘔其脈尺寸俱弦者

知少陽經受病也
問曰太陰經何如朱氏曰足太陰脾之經爲三陰之首其脈布於脾胃絡於嗌喉故病人腹滿而嗌乾其脈尺寸俱沈細者知太陰經受病也
問曰少陰經何如朱氏曰足少陰腎之經其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別行者入跟中上至股內後廉貫腎絡膀胱直行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繫舌本傷寒熱氣入於藏流入於少陰之經少陰主腎腎惡燥故渴而引飲又經發汗吐下以後藏府空虛津液

枯竭腎有餘熱亦渴故病人口燥舌乾而渴其脈尺寸俱沈者少陰受病也

問曰厥陰何如朱氏曰足厥陰肝之經厥者盡也靈樞經亥爲左足之厥陰戌爲右足之厥陰兩陰俱盡故曰厥陰夫陰盡爲晦陰出爲朔厥陰者以陰盡爲義也其脈循陰器而絡於舌本脈弗營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而囊縮凡病人煩滿而囊縮其脈尺寸俱微緩者知厥陰經受病也

問曰六經之脈狀何如仲景曰尺寸俱浮者太陽受

病也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尺寸俱沈細者太陰受病也尺寸俱沈者少陰受病也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

問曰陽明厥陰之義何也素問七十四篇曰陽明何謂也岐伯曰兩陽合明也厥陰何謂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

太陽經證治上九十五條

雍曰自此以下皆仲景本論更不設問恐滋繁言第曰仲景曰繼則又曰而已其他書所

言及有疑者方設問以答之本論有仲景原
答問者則首曰仲景問曰是也其次並依仲
景本論先後不復易云
仲景曰脈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
其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强
又曰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强痛而惡寒
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謂浮而緩者名曰中風
又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
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王叔和曰太陽病脈浮而

數可發其汗屬桂枝湯又曰太陽病未解其脈浮弱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又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若惡寒屬桂枝證汗出惡寒亦屬桂枝常頴士器之補治論曰汗出惡風宜桂枝湯無汗惡寒宜麻黃湯雍曰中風傷寒二證本以有汗無汗而分桂枝麻黃二湯亦分有汗無汗而用故汗出亦有惡寒者亦屬中風王叔和亦用桂枝不以惡寒而改用麻黃者謂其有汗也

問曰太陽一經何其或有汗或無汗也雍曰繫乎營

衛之氣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亦以內外和諧而後
可行也風邪之氣中淺則中衛中衛則衛強衛強不
與營相屬其慓悍之氣隨空隙而外出則爲汗矣故
有汗者衛氣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則涉衛中
營二氣俱受病無一強一弱之證寒邪營衛相結而
不行則衛氣無自而出必用藥發其汗然後邪去而
營衛復通故雖一經有有汗無汗二證亦有桂枝解
表麻黃發汗之治法不同也仲景論營衛和不和俱
見于後

千金曰傷寒一日太陽脈弱至四日太陰脈大

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常器之曰宜辨中風傷寒有汗無汗用麻黃桂枝二湯孫眞人曰太陽病三四日不吐下見芤乃汗之

又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温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温風温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癎時瘈瘲

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常器之補治論
曰轉下火熏皆爲逆也可白虎加人參湯桂枝柴胡
各半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雍曰
救逆湯治被火熏則無疑桂枝柴胡各半湯卽柴胡
桂枝湯也然有三證汗多亡陽外證未去雖讝語亦
不可下當和營衛通津液用柴胡桂枝湯此未被下
時可用也若已發汗又復下之小便不利渴而不嘔
此爲未解宜柴胡桂枝乾薑湯此被下後小便不利
而渴者可用也若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

不利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此被下後小便不利有煩驚證者可用也惟白虎加人參湯治大渴飲水口乾舌燥無表證者可服脈浮表未解者不可服今溫病風溫表未解者皆脈浮則不可服明矣白虎加人參本治裏熱太陽發熱而渴非裏熱不可服故今去之

又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龎氏曰發於陽者隨證用汗藥攻其表

發於陰者用四逆輩溫其內

又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龐云補三里穴）使經不傳則愈問曰經言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而論言七日以上自愈何也雍曰感之重而證有變異者死感之輕而證無變異者自愈也

又曰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龐注云方言曰南楚疾愈或謂之差或謂之了）

又曰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

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朱氏曰熱在皮膚者表熱裏寒宜先與陰旦湯寒已
次以小柴胡加桂以温其表寒在皮膚者表寒裏熱
宜先以白虎加參湯除熱次以麻桂各半湯解其表
大抵病有標本治有先後表熱裏寒脈必沉而遲手
足微厥下利清穀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四逆湯
通脈四逆湯主之表寒裏熱者脈必滑而厥口燥舌
乾也所以少陰惡寒而踡時時自煩不欲厚衣用大
柴胡湯下之而愈雍曰皮膚固爲表而骨髓爲裏有

二說所以仲景不直言表裏而曰皮膚骨髓也夫表裏者人身之陰陽也靈樞六篇曰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在外者筋骨爲陰皮膚爲陽今朱氏雖從表裏法治之然是以在內治裏之法而治在外之裏也常器之只用桂枝麻黃各半湯雖亦有理又疑麻黃雖能和營衛而不至骨髓朱氏似失之深常氏似失之淺宜於二者之間消息用藥或用朱氏之藥則少與之用常氏之藥則多與之可也

又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千金翼曰太陽中風發熱而惡寒

又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項背强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又曰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

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又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常須識此勿令悞也常器之云可麻黃湯

又曰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又曰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又曰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常氏曰可服類要芍藥地黃湯雍曰見膿血而後可服

又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千金云桂枝湯加附子一箇炮即是龐氏曰若小便數切不可行此湯宜用芍藥甘草湯若誤行桂枝加附子湯攻表則咽乾煩躁厥逆嘔吐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陽氣若厥愈足温更與芍藥甘草湯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微溏則譫語止雍曰此仲景治自汗小便數之法龐氏以治發汗漏不止小便數其證實一也

又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
之若微惡寒者桂枝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
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
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
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
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又曰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
府却與桂枝湯則愈雍曰仲景云太陽受病上連風

府故治傷寒以風府爲要穴風池次之然風府近腦戶或疑不敢刺在法又禁灸風池則灸刺皆無禁也

又曰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又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千金云不可發汗

又曰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汗

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又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見九卷

仲景問曰證象陽旦陽旦卽桂枝異名按法治之而增劇厥

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雍曰此一段問答重解釋前段誤用桂枝加附子之證按法治之謂令服桂枝湯也以此推

之則證象陽旦者小便不利則用桂枝加附子湯小便數則用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惟以小便爲準耳龐氏曰兩脛攣小便數仍汗出爲津液少不可誤行桂枝湯宜補虛退熱用芍藥甘草湯通治

又曰太陽病項背强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一云用葛根茯苓黃連湯方未見疑即葛根黃芩黃連湯

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千金云葛根湯中加半夏半升

又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又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問曰太陽病論有言至七日以上有言十日已去若

此之類未知傳經與不傳經也雍曰究其意義雖可見又當以脈證辨之且如七日以上自愈者謂六日傳經已遍而無變異也十日已去設有胸滿脇痛者是傳陽明也其脈浮而無他證者只在太陽不傳故仲景猶用麻黃也所以朱氏言寒邪中人不必皆始於太陽兼有首尾止在一經或間傳一二經不可以一理推但據脈與外證治之若過日多脈大浮數按之不足者尚責太陽發汗而愈此即仲景十日已去脈但浮者服麻黃湯之意也有汗者何如曰詳證於

諸桂枝湯中選用之朱又云不必皆始於太陽者何如曰雍雖未之見在理應有之須證脈可辨如感疾頭不甚痛即非太陽也蓋感病之變異者也如巨陽先受邪則世俗謂之正傷寒也

仲景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雍曰中風而脈浮緊是中風見寒脈也故可服若脈微弱則非寒脈又汗出惡風亦皆中風證故不可服設服之則汗

漏不止筋惕肉瞤而死筋惕肉瞤者以亡陽故也其

詳別見可汗門中

又曰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雍曰傷寒而脈浮緩是傷寒見風脈也少陰裏證大青龍發表藥故無少陰證者可服少陰口燥舌乾而渴是也龐氏云當作無太陰證且仲景於不可發汗證中已言少陰病不可發汗況用大青龍湯尤爲不可則此用少陰字爲無疑而龐氏因脈證相似乃云當作太陰證雖龐氏之誤然太陰

病亦不可發汗三陰皆不可服特少陰最爲緊急耳仲景大青龍湯惟此兩證以其汗出亡陽太暴善醫者復不敢用往往臨時審證以他藥代之若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亦好惟是力緩宜多服和解之

又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又曰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氣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又曰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千金云宜桂枝湯一云麻黃湯

又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衂衂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黄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衂者愈

又曰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

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
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
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不徹以脉濇
故知之龐氏云宜麻黃湯雍曰龐氏在陽明以古本
差誤仍改本

又曰脉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
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裏
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常器之云汗不
出者可與小柴胡湯雍曰若心下悸而煩宜小建中

湯表裏俱虛宜桂枝麻黃各半湯設若用柴胡和解亦宜用柴胡桂枝和其營衛以通津液此證是下後裏虛故仲景待其氣復津液自和而汗出不必更用藥此一證非有證無治其不用藥便是治法也常氏必欲和解之疑其用藥太重故雍以柔劑少殺其力庶幾得中要之能少忍待其自和從仲景不用藥法爲上也

又曰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謂發汗也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氣不足血少

故也雍曰此一證與前證略相似宜小建中湯次則柴胡桂枝湯又不若待其別見證而治之葢前證是下後證當無別證出故仲景不用藥此證是汗前證須別有證出故不若少待之旣知血少不可便用小柴胡湯也

又曰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又曰脉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又曰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可發其汗宜麻黃湯

又曰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耳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問曰榮氣既和何爲自汗出也雍曰平人榮衛之氣常自和也設衛中於風而榮不中於寒是衛有邪氣而榮無邪氣也有邪氣者强無邪氣者弱一强一弱故榮不得與衛氣諧和而獨和則衛氣無所依以慓悍無所依之氣又以邪氣濟之兩氣盈溢谿谷不能容榮深而衛淺故衛氣於皮膚間不得内合於榮而

外見隙穴則出爲自汗也用桂枝解其肌則衞之邪氣去衞無邪氣則其氣自衰自然還內與榮和而汗止矣

仲景曰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衞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又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又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淸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不可與之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常器之云或疑其誤也設

須發汗當用麻黃湯不然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取其小小汗出而已雍曰仲景書桂枝無治衄法麻黃有治衄法故此一證常氏疑其有誤而改用麻黃也設若頭不痛則不衄不衄則不可用麻黃故宜桂枝麻黃各半湯取小汗而已更宜以有汗無汗決之仲景書安得無傳寫之誤也

又曰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其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雍曰須言半日許者以過此而復煩卽屬勞復不用桂枝湯也

又曰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雍曰言凡者不止謂傷寒也若傷寒未和者少待其和或須藥可柴胡桂枝湯少與之不必用小柴胡也

又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者必自愈雍曰不必更以藥利其小便自待其通則愈

又曰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常氏曰素無熱人可與芍藥附子湯有

熱人可與黃芪建中湯

又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又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又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主之

又曰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

草大棗湯主之

又曰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又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

又曰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又曰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

湯主之

又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又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雍曰虛者芍藥甘草附子湯

又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又曰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又曰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又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又曰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常器之云素無熱人可與芍藥附子湯素有熱人可與黃芪建中湯

又曰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常云可與

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湯

又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常云可與半夏茯苓湯

又曰發汗吐下後虚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又曰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又曰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又曰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又曰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又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又曰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常氏云可與小柴胡湯

又曰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常氏云可小柴胡湯

又曰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又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常氏云可犀角地黃湯

又曰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常氏云可與芍藥地黃湯

又曰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方本闕常氏云禹餘糧石一味火煆散服亦可

雍曰用禹餘糧不用石石乃殼也

又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常氏云可服烏梅丸雍曰宜服理中丸

又曰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雍曰此爲病當先汗而反先下之故爲逆也若已汗而復下之者不爲逆也或病當先下而反先汗之故爲逆也若已下而後汗之者不爲逆也如太陽證當汗而反下之少陰證當下而反汗之皆爲逆也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四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五

河南郭雍譔次

太陽經證治下九十一條

仲景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雍曰此謂太陽證誤下之者

又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雍曰此太陽病而得少陰脈故急當救裏

又曰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常氏云和表用小柴胡湯復下用調胃承氣湯雍曰汗出表和則不必復下

又曰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一作微）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千金云宜桂枝湯但陰脈微（一有而尺脈實四字）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一云宜大柴胡湯）

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强故使汗出

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雍曰邪風在衛之風也

又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又曰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摶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一云藏府相連其病必脇脇中痛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

以法治之常器之云亦與小柴胡湯待其便堅方可用調胃承氣湯

又曰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噦常氏云可五苓散小半夏橘皮湯雍曰出千金十八卷痰飲門若證象陽旦小便難者屬桂枝加附子湯見前卷

又曰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

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又曰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
又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雍曰柴胡湯證誤以他藥下之者也
又曰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

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雍曰嘔止小安者勿服大柴胡也

又曰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千金曰柴胡加大黃芒硝桑螵蛸湯也

又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讝語者以內有熱也當

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其脉調
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當
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
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
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雍曰外不解者
未可攻先解其外千金用桂枝湯
又曰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
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又曰傷寒腹滿讝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又曰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氣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讝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後不可火證中曰振而反汗出爲欲解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

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常云可與白虎加人參湯五苓散調胃承氣湯雍曰常氏之意謂火氣入胃胃中枯燥故用白虎加人參湯解之然須無表證渴飲水者可服有表證者不可服以白虎解裏熱故也小便不利者固當用五苓散然渴飲水者宜服其大便鞕者用調胃承氣湯亦小便不利則可服小便利者反不可服振慄反汗出者若自下利皆不宜服若無上諸證而大便鞕或不通譫語仍在者然後可服此一論證多宜審之若欲解諸證未生時勢須先去火

邪宜救逆湯

又曰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常氏云可桂枝去芍藥加龍骨牡蠣救逆湯五苓散大承氣湯雍曰救逆則可陰陽俱虛身體枯燥大承氣不敢用小便不利與五苓散發黃者茵陳蒿湯

又曰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又曰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常氏云可依前救逆湯

又曰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圊血名為火邪常氏云可依前救逆湯黄芩芍藥湯

又曰脈浮熱甚而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

動必咽燥唾血常氏云可依前救逆湯

又曰微數之脈愼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常氏云可依前救逆湯欲其有汗宜柴胡桂枝湯

又曰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雍曰宜少與救逆湯 活人書第十方

又曰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二兩

又曰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又曰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常氏曰可依前救逆湯

又曰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

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常氏曰可與小半夏湯小溫中湯亦可與半夏乾薑湯出金匱方雍曰活人書大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半夏生薑湯皆可選用

又曰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之內煩也常氏曰可與竹葉石膏湯

又曰病人脉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

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常氏云可與小半夏湯卜溫中湯

又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雍曰與調胃承氣湯者謂前證也後證但欲嘔以下非柴胡證宜橘皮湯大半夏加橘皮湯

又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

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常氏云小便不利無血者與五苓散

又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又曰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

者必苦裏急也常氏曰可茯苓桂枝甘草生薑湯猪
苓湯雍曰小便利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湯小便少
應用猪苓湯
仲景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
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
又曰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
寸口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
難治常氏曰可刺關元穴
又曰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一云寒而不熱其人反靜舌

上胎滑者不可攻也常氏云可刺關元穴雍曰宜灸
又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
而反下之一作汗之千金方同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
大早故也
又曰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
丸
又曰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常氏云
可與增損理中丸并蜜丸服如未效用黃連七寸巴
豆七粒二味搗如泥封臍上灼艾灸熱漸效

又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又曰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一云頭痛則眩千金方同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常氏云發黃者與茵陳蒿湯煎茵陳濃汁調五苓散亦可

又曰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

又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一云日晡所發心胸大煩）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又曰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

胸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其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常云可增損理中丸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常云可大小陷胸湯主之利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常云白頭翁湯

又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一作縱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常云可增損理中丸脈緊者必咽痛常云可桔梗甘草湯脈弦者必兩脇拘急常云小柴胡湯脈細數者頭痛未止常云可葱鬚湯脈沉緊

者必欲嘔常云可七物黃連湯脈沈滑者協熱利常云可白頭翁湯脈浮滑者必下血常云可與類要蘗皮湯

又曰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又曰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强痛或眩冐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愼不可發

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又曰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凉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常氏云隨其實而瀉謂鍼家當行瀉法也亦可用小柴胡湯

又曰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又曰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

如見鬼狀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雍曰上焦中焦榮衛所出也如不自愈者服小柴胡湯

又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又曰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又曰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

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雍曰實者大柴胡虛者蜜煎導之

又曰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

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又曰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常氏曰可半夏生薑二瀉心湯

又曰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常氏曰可小陷胸湯生薑瀉心湯雍曰宜半夏瀉心湯枳實理中丸

又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

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
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雍曰十棗湯太峻後人未易用當以檳榔湯代之
又曰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
表裏俱虛陰陽氣併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
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常氏曰可生薑瀉心湯小柴胡湯桂枝去芍藥加龍
骨牡蠣救逆湯雍曰此難治之證一言不可盡臨時
更詳輕重痞甚則先瀉心發熱惡寒甚則先柴胡火

逆甚則先救逆從所重治之

又曰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又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又曰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

又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又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又曰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常氏云可五苓散

又曰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

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常氏云可茯苓甘草白朮生薑湯成痿者振痿湯雍

曰當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又曰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

者旋覆代赭湯主之

又曰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

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又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

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又曰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又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又曰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蔕散

又曰病人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

者此名藏結死常氏云可刺大赫在腹部第二行

又曰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又曰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又曰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又曰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

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又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又曰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又曰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又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雍

曰此一證傳寫之誤校正者謂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此卽仲景吐下後欲飲水數升白虎加人參湯之證又非此也仲景別條云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表不解者尚不可服況裏有寒者乎詳此證當作傷寒脈浮滑此表裏有熱白虎湯主之是亦仲景之言故仲景厥陰論中脈滑而厥亦爲裏有熱亦用白虎也

又曰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又曰脈按之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

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雍曰宜炙甘草湯難治者謂代陰脈也金匱要略云脈結心悸炙甘草湯是也仲景曰傷寒八九日風溫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雍曰桂枝附子湯非桂枝加附子湯也朱氏名曰桂附湯者是也所主不同而世多誤用故朱氏少辨其名今桂枝加附子湯

係桂枝第六方桂枝附子湯係桂枝第十七方去桂加白术者謂自桂枝附子湯中去桂枝加白术非謂桂枝加附子湯中加減也宜詳之

又曰病欲吐者不可下常氏云可小半夏加橘皮湯

又曰太陽病有外證未解不可下下之爲逆常氏云可桂枝麻黄各半湯雍曰依可汗證中用桂枝二麻黄一湯

又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官本及脈經汗之皆作下之）因作痞脈浮而緊而復下

之緊反入裏則作痞常氏云可小陷胸湯瀉心湯雍曰宜用半夏瀉心湯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五終